

酒 脸

蜀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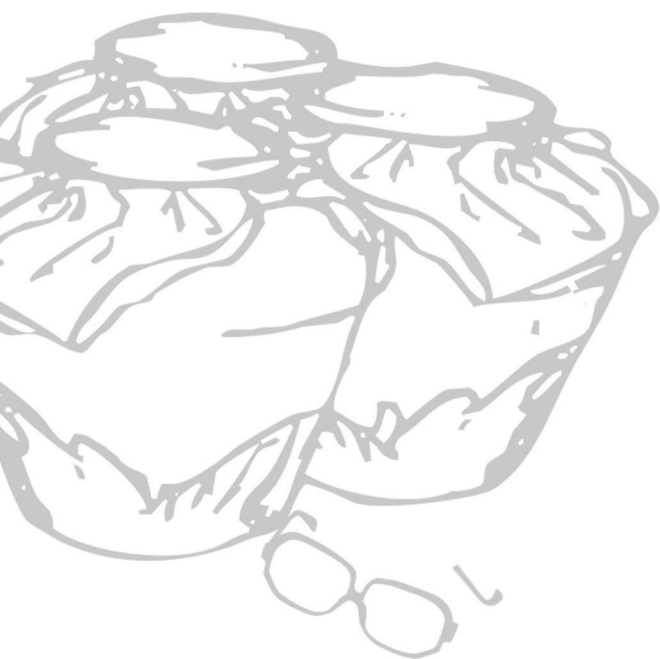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酒臉

蜀虎 著

重慶出版集團 ©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脸/蜀虎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229-01325-7

I. ①酒…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3023 号

酒脸

JIU LIAN

蜀虎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徐 飞

责任校对: 谭荷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24 字数: 430 千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1325-7

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虎面”与“酒脸”

——序蜀虎小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蜀虎对文学的热情不得不让我这位专业文学研究者敬佩，我知道他在地方担任基层辖区的公安局长，可想他的工作如何的紧张忙碌，但他还是念念不忘文学创作。几年来，蜀虎已经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在他英气逼人的“虎面”背后，蕴蓄的竟是一股文学的激情。2007年，他刚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武陵的红》，如今又有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酒脸》问世，这实在令人惊异。在人们的印象中，公安局长总是那种“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角色，蜀虎却能在生活与写作之间游刃有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这本新书《酒脸》，和蜀虎以往的创作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有精进，可以说，这是他写作上的一次自我更新。这部小说格局很大，笔力雄奇，当代那些最为激进的历史变革全都囊括其中。不过对于蜀虎来讲，这倒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变化，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沉迷于历史。小说《武陵的红》就是对武陵地区革命历史的传奇式书写。不同的是，这部新作涉及到的历史更广阔。蜀虎显然怀着对家乡的记忆来写作这部小说，这是对家乡的土地山河、风土人情的怀念，更重要的是对生活于家乡土地上的人们的命运的惦念，他写作了这部作品。家乡的大地和人民历经中国政治运动的洗礼，他们沉浮于磨难，成长于忧患，立足于家园。蜀虎真正写出了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遭遇和他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小说以车辟这个人物为核心，展开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叙事，那是中国过往的大历史：“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些当代历史最为重要的标记，全都被刻写在“车辟”这个人物身上。车辟因为热爱文学，仅仅因为这个爱好，他就给自己的青春岁月和后来的一生，带来了无穷的磨难。这是一个人的磨难史，也是当代中国的困难史。蜀虎通过对他个人苦难经历的叙写，轻松地击穿了当代历史，这表明，蜀虎真正领悟到了文学轻与重的关系，这就使他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展开自己的文学叙事。其实仅就“酒

这个题目，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一点。酒后吐真言，还是酒话不当真？脸”

真与不真间的吊诡，恰恰是叙事可以施展才华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酒脸”本身就带着一种新的小说理解，而这无疑表明蜀虎文学观念上的更新。

熟悉蜀虎的人知道，他以前的小说，带有不少侠义文学的痕迹，特别是《武陵的红》，人物来去自如，英明神武，革命故事与侠义传奇糅合在一起，让人联想到《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这些革命历史传奇。这种叙述方式可能也和蜀虎的职业有关，日间“点兵沙场”，晚间的写作难免也倾向于快刀斩乱麻。不过，我们看到，在《酒脸》中，蜀虎却有意地避开了这种叙述方式。他不再依赖于那种传奇化的手法，而是找到了一个时空的基点，以“老四川酒店”为中心，叙述不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闪回。这部小说的时间和空间的处理都颇为自信，始终立足于川蜀大地，但又通过车辟的足迹身影，展现出那个时代的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他们的遭遇和对待命运的不同的态度。一边是现在时的“老四川酒店”；另一边是回忆视点中的“布热津收容所”，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述在二个时代穿行。这显示出蜀虎在小说叙事的结构方面的匠心。这种叙述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展示出了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也正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自身的历史记忆，是将往日的伤痛建成一座“纪念碑”，铭刻那段屈辱和受害的历史，还是面对现实，从那些苦难的记忆中出走？小说的主人公“车辟”，在这里显示出了一种犹疑不决的态度。他一方面不断地召唤出那些历史的罪愆，在一种受伤的记忆中确认自己；一方面又因在现实中如鱼得水，活跃于政商两界，而倾向于忘记。到后来，“车辟”停止对《奇闻怪事录》的修订，放弃建立“觉思堂”，这说明，那些被召唤出的历史，最终变成了“为了忘却的记忆”。这就提出了有关记忆与遗忘的话题，这不仅是文学的重要母题，更是一种历史的伦理学。蜀虎在这里回到了他熟悉的川蜀文化，回到了土家族哲人的智慧。这部小说也非常自然地表达出土家族的文化及生活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兼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当然，更重要的是蜀虎表达了土家族的生活态度。那是面对历史和对自身命运的一种独特化解的态度。他希望借助交谈与倾诉，带出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也希望通过讲述那些“伤痕”记忆来释放历史的怨恨。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这篇小说，是一次解厄与超脱的写作，是从劫难重重的历史中抽身而出，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写作。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讲，这篇小说是对现实合法性的一次论证，是改革的颂歌。因为说到底，那些历史的伤痛，那些曾经的创伤，还是要靠改革的成就才能抚平。





《酒脸》将是蜀虎写作的一次跨越,无论在文学观念、叙述技巧还是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蜀虎都做出了有勇气的探索。这使我们有理由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我相信,蜀虎一定会从此“如虎添翼”,“虎虎生威”;我也相信,“虎面”与“酒脸”一定会继续统一在蜀虎身上,以“虎面”镇守一方安全,以“酒脸”朝向文学的飞地。



Contents

目录

上部

一	十五
二	十六
三	十七
四	十八
五	十九
六	二十
七	二十一
八	二十二
九	二十三
十	二十四
十一	二十五
十二	二十六
十三	二十七
十四	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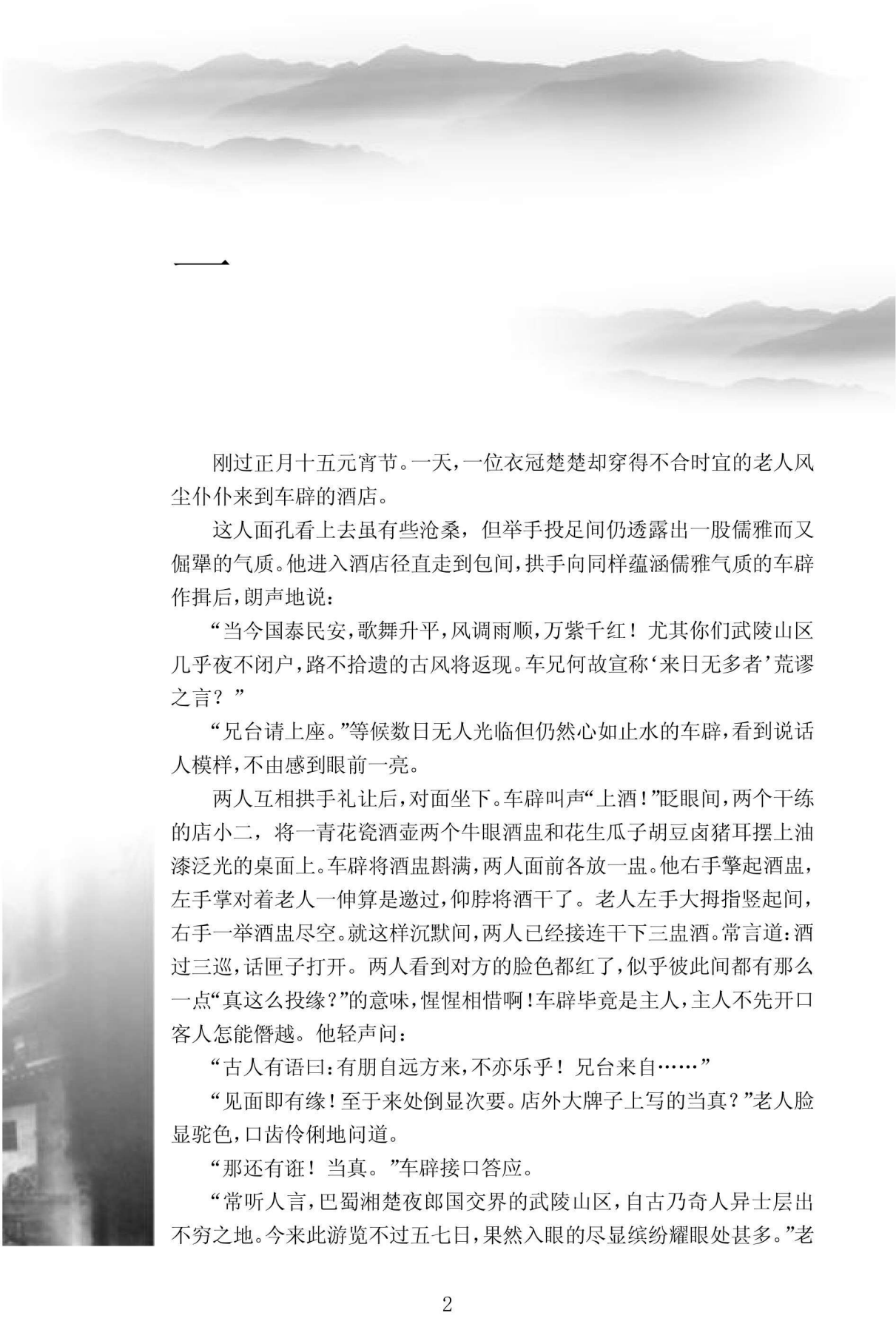
下部

一	十四
二	十五
三	十六
四	十七
五	十八
六	十九
七	二十
八	二十一
九	二十二
十	二十三
十一	二十四
十二	二十五
十三	

尾声

上部





刚过正月十五元宵节。一天，一位衣冠楚楚却穿得不合时宜的老人风尘仆仆来到车辟的酒店。

这人面孔看上去虽有些沧桑，但举手投足间仍透露出一股儒雅而又倔犟的气质。他进入酒店径直走到包间，拱手向同样蕴涵儒雅气质的车辟作揖后，朗声地说：

“当今国泰民安，歌舞升平，风调雨顺，万紫千红！尤其你们武陵山区几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风将返现。车兄何故宣称‘来日无多者’荒谬之言？”

“兄台请上座。”等候数日无人光临但仍然心如止水的车辟，看到说话人模样，不由感到眼前一亮。

两人互相拱手礼让后，对面坐下。车辟叫声“上酒！”眨眼间，两个干练的店小二，将一青花瓷酒壶两个牛眼酒盅和花生瓜子胡豆卤猪耳摆上油漆泛光的桌面上。车辟将酒盅斟满，两人面前各放一盅。他右手擎起酒盅，左手掌对着老人一伸算是邀过，仰脖将酒干了。老人左手大拇指竖起间，右手一举酒盅尽空。就这样沉默间，两人已经接连干下三盅酒。常言道：酒过三巡，话匣子打开。两人看到对方的脸色都红了，似乎彼此间都有那么一点“真这么投缘？”的意味，惺惺相惜啊！车辟毕竟是主人，主人不先开口客人怎能僭越。他轻声问：

“古人有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兄台来自……”

“见面即有缘！至于来处倒显次要。店外大牌子上写的当真？”老人脸显驼色，口齿伶俐地问道。

“那还有诳！当真。”车辟接口答应。

“常听人言，巴蜀湘楚夜郎国交界的武陵山区，自古乃奇人异士层出不穷之地。今来此游览不过五七日，果然入眼的尽显缤纷耀眼处甚多。”老

人的赞许十分真诚。

“这话怎讲？”车辟谦逊地问。

“凭你店外那块竖起的牌子！凡人怎么会有这等妙思奇想！顷刻间将多少人眼球钉死在这座飘荡醇香杜康的店里。我命运虽然多舛然傲骨仍在，可读罢牌子上面的奇文后已怦然心动。弟愿洗耳恭听兄长的倾诉，也会把积蓄胸中的怨恨辛酸向兄掏出。……缘啊。真有缘？”老人自斟一盅酒，干了，语气却渐趋怆然。

“缘！兄台今日来鄙店，是店外竖牌后进入包间雅座来的第一人。我虽鲁钝岂有不知外面诸俗人窃笑我标新立异痴迷不悟傻瓜之讥讽状。但我亦坚信世界正直率真清醒人士不会绝迹！兄台为我验证了，除了谢过，余愿聆听兄台的经历。”车辟也自斟自饮一盅，慨然说道。

“爽快！弟就不虚假推诿了。赘言少说，弟姓兰，一生站在三尺讲台上吃粉笔灰，乃一幸存老‘右’也，祖籍燕赵人氏……”老人仰首望天花板，口有喃喃自语似已回到过去岁月，“弟在大学时，因为怜悯系主任完不成‘反右’任务愁眉不展，便挺身而出自愿充数被补划为右派，20世纪五十年代最后一年时，分到一个离县城有四十公里的山区中学教书。谁知这一蹲就是二十余年，受尽了苦难凌辱，几乎九死一生啊！”

“兄台身负冤屈？”车辟正色问道。

“原以为最多三年‘右派’就会纠改，”老人仰首上视，泪光滢闪，“‘右派’者，世间芸芸众生中，投河、上吊、自戕、饿死、累死、打死、气死、病死（夭折）最多的，恐怕没一个能超过我们‘右派’这个阶层。”

“‘右派’，最苦？何以见得？”车辟几乎脱口而出反驳道。

“我扪心自问，而今商业大潮席卷华夏大地，五十六个民族昂首挺胸奔小康。我中华民族正迎来亘古未有的太平盛世！”老人激昂的话头突然停下，轻微地摇晃着头，缓缓自斟一杯酒，凝滞地说：“右派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是不该被遗忘的！因为扩大化后牵涉到的无辜太多。”

“‘反右’的确是时代滋生的怪物，也是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它似乎比后来横空出世的十年‘文革’所造成的灾难要稍逊一筹。”车辟也自斟自饮一杯。

“兄之言虽无大谬亦非也！后人真要想了解真实的今日之中国腾空而起雄视环宇的缘故，并思考和关注中华民族的将来，不知道‘右派’这段历史，就不可能深刻体会‘文革’所造成的劫难！”

“兄台的境界和胸襟令人佩服！”车辟起身拱手。

“我辈虽仅一小人物。然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绝不愿意看到后代的子孙们再次遭遇那种完全可以避免的苦难！”老人瘦削的脸庞露出刚毅的





神色，他双目逼视前方说。

“这些人也许正受到良心的审判呢。”车辟说完，招呼店小二添菜换酒。

“我不信。中国人与生俱有的健忘症与‘不记小人之过’的菩萨心肠举世无双！”老人慨然叹道。

“兄台，这些事不是你我能力可一蹴而就的。或许上面有人想到这层正着手梳理也未可知。”车辟指着重新摆上桌面的酒菜，轻言劝道：“愿兄台将亲身遭遇娓娓道来，愿闻其详。”

“1959年我被分在燕山深处一所中学教书，每月只能领到二十多元的生活费。虽然工作量大，除教三个高中班的语文课外，学校领导还常安排我替别的老师代课，但由于年轻也挺了过来。一年后进入多灾多难的六十年代，生活水准急剧下降，每餐吃的饭不超过二两米，赶上不对脾性的师傅勺子一偏，那……学校新来的一个领导见我这个右派总不顺眼。他竟然安排我上八个班的语文课。我累得吐血又不敢去理论，不久就得了水肿病。不能上课后，这个领导却叫我去放猪羊，还指派一个身强体壮的后生监视我，由于起早摸黑风吹雨打使我病倒住院。在医院治疗不到三个月，我被送到县里右派劳改队，直接由统战部管。”老人缓了缓，他看车辟不光听得专注，而且握着钢笔在纸上刷刷写着，神色凝重。老人似乎要问车辟什么，却欲说又止。

“虽说是劳改队，但县城里条件总比乡村强。我对此有深切感受。你说呢？”车辟怕断了话头，接续道。

“统战部是在县城。劳改队却在远离村镇的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残垣断壁，破屋漏房，当时没接通电灯，每天到荒山野岭去采寻茶叶，几乎与世隔绝！更令人气愤和伤心的是，这些可怜的被社会抛弃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时，非但不相互间同情照顾，反而将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个个不顾自己体残身废，仍然成帮结伙甚至以陷害同类为自己开脱。每天都有人被打伤，每夜都有人外出向管理人员告密，里面的斗争和复杂性一点也不比外面逊色！在管理人员眼中，这是一群‘自绝于人民’的人，猪狗不如，经常故意作态给告密者看，挑逗两派互相倾轧，互相间打死饿死以至发展到生老病死，都懒得过问。死一个人吧，拖到山沟里挖个坑埋了，还美名为国家又节约了一个人的粮食。我体弱不敢与人结派争斗，狗一样见人就摆尾巴，终于保全一条性命。挨到1964年初，又被揪回学校一边教课一边接受改造。”老人停止叙述，仿佛从憋于深水池下终于冒出头来，脸色也恢复了酒后正常的红色。

“噩梦醒来是清晨？”车辟又将两人的酒盅斟满，注视着对方，示意

继续。

“哪里有清晨！更大的噩梦接踵而来。”老人没有饮酒，用筷子夹了点卤猪耳、炸花生之类的果腹。他站起身来，在桌子边踱来踱去，开口说道：“还未完全消停下来，一场对全体中国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带来大灾难的疯狂‘文革’开始了。运动初期，我这只被视为死老虎的右派还没有人顾得上。到了1968年各派包括‘联司’和‘联总’的势力逐渐形成，斗争进入错综复杂和相持阶段，我便被各派视作争抢对象拉来推去。学校里，初三和高中即将‘上山下乡’的学生们，把对前途感到茫然又对农村生活充满恐惧的心理，化成一股怨恨，他们将早已被打倒在地地的右派视为泄气筒，每次开会都把我们叫去戏耍和折磨，用带刺的树枝抽打，还用小刀在后背上刻字。一次，几个喝醉酒的学生，把我五花大绑后关押在一间石屋里面，轮流用皮带抽打我，直至我昏迷不醒，他们用电影里学来的手段用冷水把我浇醒。在个别人的授意下，每隔一星期就这样对付我一次。这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学生，他们这样干并不是盲从于谁，也不是被一股火热稚气的革命激情烧昏了理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十分清楚。有的学生公开讲‘凡是右派都应该受折磨’，还有的学生讲‘打死一个右派就像踩死一只蚂蚁！’我难以忍受屈辱，曾割腕自杀投水自尽，可都没如愿。1969年初，我被发配到学校农场去劳改，由于有过放猪的劳改经历，农场将三十头大小猪交给我喂养。我知道把猪养好是命运转折的唯一机会。于是，我使出浑身解数全身心投入，苍天开眼，那大小几十头猪在我的喂养下，头头长得膘肥体壮，县教育局开会就来我这里选几头猪去屠宰，直到1978年仲春被解放出来，我也因此保全一条小命。而与我同校的另一名右派，现在骨头都可以敲锣打鼓了。”

“当年红卫兵凭的是一股革命热情，他们的纯真热情被人利用、愚弄了。”车辟说。

“我不完全这样认为。当年这些学生被称为‘红卫兵’，他们虽被人利用而且怀着虔诚的革命热情，但现在历史已然澄清，‘文革’被界定为浩劫！当年这些青年人对他们的行为应该感到自责……难道你们武陵山区真是世外桃园？”老人停下来，把脚在地上顿了顿，连饮两杯包谷烧。

“武陵山区的确是‘世外桃园’，但政治风暴与山外绝不逊色。小弟就曾被这风暴吹得飘零于天南地北，妻离子散。此刻忆及仍心有余悸啊！”车辟语气渐趋凄楚，似已勾起无限伤心往事。

看到车辟神情渐趋怆然，老人略微踌躇后，掏出香烟递到车辟手中，又将两人的烟点燃，两股青烟袅袅升起，在两人头盖四周弥漫开来。许久，老人缓慢站起，对车辟说：





“昔日《增广贤文》有句云：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能结识车兄，千山万水真是离不开缘字！小弟且在边镇再盘桓几日，聆听车兄胸中的旧事沉冤，愿陪车兄一洒清泪同歌共哭！今日天色已晚，小弟这就告辞。明儿见！”老人话停身起，步履蹒跚间身影仍急促地挪出了包间雅座。

车辟闻声而起。他见老人早已踪影杳然，但他随即又坐回桌边，拾筷夹住菜下意识送进嘴里，左手端起牛耳酒盅一饮而尽。他没想到世界上真正会有这么与他对脾胃的人！经受的冤屈苦难、心中所思所虑、那份放不下的忧国忧民情怀……看来，自己一直寻找的一吐为快淋漓尽致表达喜怒哀乐的对手终于到来了。明天，对头，就是明天一定要与这位投缘的异地来边镇的患难兄弟共叙衷肠，而且一醉方休！

车辟走出自家店门外，静静地望着老人消失的夜幕处。他深邃的目光似已穿透厚重的夜幕，他内心思忖道：对这样的人唯有顺其自然，万万不可强求，谁要是与其拧着干，那只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甚至鱼死网破的结局。都是经历沧桑的苦命人，唯互相尊重理解才会相交相融相惜啊！

车辟转身进屋。他见店内大厅灯红酒绿，吃客们熙熙攘攘一派生意兴隆景象，他脸上露出笑容，频频向大厅点头示意。众多吃客中不少是倾慕车辟的文名和酒名的常客，也有疑惑传闻专程来验证店外大牌上主人是否怪异到三头六臂的，面对显出真身的车辟，一时恭敬吆喝声蜂拥而至，其他只闻其名未见真人的邻界乡镇人士，无不起身拱手或者行注目礼。车辟不卑不亢地拱手还礼，一边朗声喊几声：“谢了谢了！各位慢用、慢用！店二，热茶烫汤伺候！”声音还在店厅内回荡，他人已从阁楼上绕过竖起“谢绝入内”的牌子，从一间包间雅座进入酒店的后花园去了。



边镇有一座新修建的广场，广场里面靠东南角又专门建有一处小巧玲珑的公园。每天清晨，当凤凰山上洁净的微风将山冈上花草的芬芳带到广场上时，包括到边镇来旅游的客居人士，均聚集在一块，加入伸脖子踢腿脚的晨练人群，一时间，广场上“啊啊！”“哟嗬哟！”的喊声此起彼伏。车辟也曾经是晨练大军中的一分子。车辟已有很长时间没到广场参加晨练了。个中缘故倒不是因为在晨练时来请教释疑解惑的人太多，而是他不愿碰见那几位曾经在武陵山区权高位重而今退休后仍放不下架子的领导与“故友”。这些人每每碰见车辟，便一副上级对下级、以满怀知遇之恩而又关怀备至的姿态向车辟嘘寒问暖。

车辟心里明镜一般，他的一生际遇是与这些人分不开的，包括起落与荣辱！

“这段时间，那个翰林呢？怎么销声匿迹了。”一个花白头发的长者，将右腿架在一盆景架上，侧身压腿，嘴上问了一句。

“文人的怪癖！听说这老兄在他开的酒店前竖起一块牌子，收集么子奇谈怪论……”弓身双手着地，似乎想拿大顶（倒立）但憋得满脸发紫的秃头，好似找到了台阶下，拍手立起身，摇着肩膀应付道。

“我估磨（猜测）他是去凤凰山后坡面壁反省去了！几十年的倔脾性，再不醒悟，恐怕真去了丰都，同样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身着旧军装身板笔直的老头，手中两个摩擦得哗啦响的太极球，让人对他刮目相看。他以有些担忧的口气加入对话。

“我看他几十年了，从没见过他真正服软过。这老小子，有时你还真得暗地里佩服他的骨气呢！”又一个正在做下蹲动作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敦实老头，急促地说。

“哼！软不软，骨气不骨气，亡命天涯图固牢狱……这又做何解释？”从



旁边斜插过来一位身穿蓝布制服面容肃穆的老头。他径直走近压腿的白发老者，看了周围一眼，公园内立刻寂静下来。

“哎呀，你这个闲不住的公安局长，退下来十来年了，身上的戾气还是恁个慑人！天天练气？”秃头一脸笑，汗珠直滚。

“退下来了！么子意思？参加革命工作入了党，就是弓上箭枪上膛。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么子退下来！你再不管教育学校的事了？”那位蓝布制服一本正经地说着，闪电般地扫了秃头一眼。他是原边镇县公安局长。

“我退下来真是正儿八经退了，教育局的事从不过问。再说，一个被撸掉的局长还去干涉朝政自讨苦吃？”秃头虽然正色回答了退休公安局长的话，但脸上仍难以掩饰沮丧的表情。

“你不干涉朝政？那年教育局落实政策，有人提出将小有文名的车辟按‘民办教师’解决个正式职业。你大哥晓得后怂恿你跑到教育局大楼门口，连喊三天‘不能落实车辟这个劳改犯的教师待遇！’这如何解释？”那个做下蹲动作的敦实老头，不屑地瞥了秃头一眼。

“你这个统战部长一生做的几个错事，解决车辟的工作，还以复员军人身份落实政策，安排他为文化馆馆员并定行政二十级！这是大错特错了！车辟有了饭碗后，拿起笔就反攻倒算。你错没错？”秃头朝敦实老头质问道。

“你还会用旧词‘反攻倒算’？现今还有这罪名吗？车辟拿笔写的是历史，也写现实题材，为我们边镇县争了多少光，扩大了多少影响！我们这是用党的统战政策帮助了被荒唐时代荒唐运动淹没了的人才，使他重生并发光发热！”敦实老头当年曾任武陵地区统战部长，是位以实事求是落实政策著称的领导。因为他落实帮助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右派或因冤假错案受害的知识分子，一直被认为是“党内另类分子”！

“老书记，你公平几句要得不？他们这么吵下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你公平几句要得不？”教育局长秃头凑近花白发老者，讨好地央告道。

“车辟这件事嘛……要从几个方向来看，角度不同看到的就不一样，那观点和结论就会截然不同！”花白发老者曾任边镇县委书记十多年，政治生涯跨越“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是武陵地区几个县中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看到没？这才叫水平！老书记的政治水平高屋建瓴。你听听‘角度不同’就‘观点和结论截然不同’！这话的高度……哎呀！书记就是书记！”教育局长秃头双手一摊，朝众多晨练者转了一圈。他满脸崇敬的表情向大家展示。

“当年你大哥与车辟结仇，都讲是因为车辟写的一篇小说引起，这事

来龙去脉你摆给大伙听一盘行不？”又一位晨练的老者挤过来，对秃头说。

“噫！你这位退休的工人领袖又迷上考古了？”教育局长以揶揄的口气回答退休的县工会主席问话。

“是不说或是不晓得？或者是你大哥那时就是仗势欺人？这个中蹊跷你们老屋人都晓得，还瞒得过去？就是湿纸包火几十也烤干了嘛。”工会主席不亢不卑不瘟不火地说道。

“你逼我？！”秃头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他偏着头盯着工会主席问。

“误会了。大家晨练结束，瞎扯几句龙门阵，么子逼不逼的？说不出口就摆点别的，譬如……”工会主席欲说又止。

“么子‘说不出口’哟！我今天就把真相抖出来！车辟会写几个字就不得了啦！我大哥真还不吃这口！”秃头走近退休公安局长身边，像是倚上了靠山，底气顿时足起来。

退休教育局长说起来：

那是丁酉年六七月间（1957年7~8月），我们騫家寨去世了一位老人，车辟这小子把发生在本寨的白事，变个花样诌出一篇小说在一个刊物上登载出来。我们乡的人都传开了，知道那篇叫《僵尸复活》的故事是在编排（讽刺）我堂兄。那故事内容是：一个村支部书记的老娘去世了，为讲孝道，支书采用旧社会的丧葬仪式。把早被取缔的巫师、道士老倌、风水先生和吹鼓手邀请来，在祠堂前的坝子上设灵堂。吹吹打打哭哭啼啼大做道场，超度亡灵。把全村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被下乡检查工作的县领导撞见。结果村支书被撤职，那些巫师道士被送去劳动改造！

其实，我堂兄家的白事没这么大搞，完全是车辟在敌视我家而恶意杜撰的。

我堂兄坐在家里左想右思实在气不过，平常都本乡本寨又同一个姓的，而且车辟文弱村里没少照顾他，人怎么就翻脸不认还往人家伤心处捅刀子呢？我堂兄喝了半斤包谷酒壮胆，昂着一张红彤彤的脸就去车辟家想问个明白。

我堂兄笑嘻嘻地问：“大文人，你脑壳空（聪明），可我也没有得罪过你吧，你支那笔千万莫笔尖子发岔呀！”

车辟假装糊涂反问：“支书，你说的么子呀，侄听不明白……”

堂兄仍然按住性子说：“我家老人辛苦劳累一辈子，过世了，我们请阴阳先生看坟地，烧点纸钱哭闹几夜，人之常情。你写小说编排我们，不够意思吧……”

车辟故伎重演，假笑又大声喊：“误会。冤枉！支书，我本意是讽刺封建

